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十七

後漢

孝獻皇帝

庚辰建安五年春正月曹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劉備破之備奔冀州。

董承等謀洩曹操殺之皆夷三族操欲自擊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眾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田豐說袁紹曰曹劉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

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

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備由青州

奔袁紹。

袁譚故備茂才也。以步騎迎備至平原。遣使白紹。

紹去鄴二百里迎之。

二月。曹操還官渡。袁紹進軍黎陽。夏四月。紹遣兵攻白馬。

注見前。

操擊破之。斬其將顏良。文醜。

操還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諫。

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曹操

善用兵。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簡其精銳。乘虛迭出。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紹不從。豐復彊諫。紹以爲沮

衆械繫之。于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

陳琳爲之辭。

二月進軍

黎陽。

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財與之曰。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爲羸弱始。其今之謂乎。

紹遣顏良攻白馬。沮授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

紹不聽。四月，操引軍兼行，趣白馬。良來迎戰，關羽望見

良，麾蓋策馬刺良于萬眾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

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諫

紹復不從。

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軍

至延津。

杜預左傳注：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酸棗注見前。南，操勒兵駐營南阪

下，令騎解鞍放馬。用荀攸計，陳輜重餌敵。紹騎將文醜

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曰：可上馬。操曰：未也。

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縱擊

大破之，斬醜。醜良皆紹名將，再戰斬之。紹軍奪氣。

初，曹操壯

關羽之為人，而察其無留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

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我受劉將軍恩，誓以其死，不

可背之。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遂以報操。操義之，及殺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

辭而奔劉備于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

孫策卒，弟權代領其衆。

策欲乘虛襲許，部署未發，會先所殺吳郡太守許貢奴

客。

初，貢爲朱治所逐，南依山賊嚴白虎策皆擊殺之。貢奴客欲爲報仇。

因策出獵，伏篁竹

中射之。中頰，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

衆三江。

韋昭曰：吳淞江、錢塘江、浦陽江也。考三江諸說不一。此指吳越而言。韋說爲近。

之固足

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決機于

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

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遂卒。

時年二十六。

權悲號未視事。昭曰：

「孝廉，此寧哭時邪？」乃易權服，扶上馬，使出巡軍。上表朝

廷，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周瑜自巴邱

初，策定豫章，分

置廬陵郡。留瑜鎮巴邱。裴松之曰。瑜所鎮。今巴邱縣也。考巴邱縣。晉屬廬陵郡。梁改曰巴山。故城在今江西撫州府崇仁縣。將兵赴喪。留與張昭共掌眾事。時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之固。昭與瑜等謂權可與其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

秋九月庚午朔日食。

袁紹攻曹操于官渡。冬十月操襲破其輜重。紹軍大潰。

袁紹軍陽武。

秦置縣。兩漢列代皆因之。今屬河南開封府。

沮授說曰。北兵雖

眾而勁果不及南。南兵雖精而資儲不如北。南幸于急

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進營稍前。

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遂合戰。操軍不勝。復還

堅壁。

紹爲高檣。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爲霹靂車。發石擊紹樓。皆破。紹又爲地道攻操。操

輒于內爲長塹拒之。操眾少糧盡。士卒疲乏。乃與荀彧書。議欲還

許。彧報曰。紹悉眾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

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能聚

人而不能用人。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

也。操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操擊燒之。

十月。紹復遣軍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送之。沮授請別

爲支軍于表。支。別表也。以絕曹操之鈔。紹不從。瓊宿烏巢。

澤名。在延津縣東南。去紹營四十里。會許攸怒紹奔操。說操襲瓊。

先是。許攸謂紹曰。曹操悉師拒我。許下勢必空弱。若分

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

操成禽矣。紹不從。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

操。操聞其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

既入。坐。謂操曰。今有幾糧乎。操詭言可支一歲。既曰半

歲。攸皆以爲不實。操乃曰。向言戲之。其實可支一月。爲

之奈何。攸曰：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重無操嚴備。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

大喜，乃留荀攸、曹洪守營，自將步騎五千，用袁軍旗幟。

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至屯，放火。瓊營驚。

亂，操急擊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

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張郃字儁，又河間鄭人。等攻操。

營，而但遣輕騎救瓊。騎至烏巢，操士卒殊死戰，大破之。

斬瓊等，盡燔其糧穀。張郃等攻操營，不能下。聞瓊已破，

乃焚攻具，詣操降。于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幅巾

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

寶。餘眾降者，操盡坑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沮授為操軍所執，大

呼曰：「授不降也。」操與之有舊，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操乃殺之。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

既知不用公之言而致敗
乃以見笑殺之如此於忌
其得善終乎矣尚望子龍
哀哉

之曰。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况眾人乎。紹走至黎陽北。餘眾稍復歸之。既

還。遂殺田豐。

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若勝而喜。猶能赦我。今戰敗而恚。吾

不望生。紹還。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紹外寬雅。有局度。喜怒不

形于色。而性矜愎。自高。短于從善。故至于敗。

冀州城邑多降于操。

紹歸。復擊定之。明年夏。操揚兵河上。擊破紹倉亭軍。

有星孛于大梁。

晉書。天文志。自胃七度。至畢十度。曰大梁之次。

以孫權爲討虜將軍。

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旣非

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卽表權爲

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爲

會稽都尉。紘至吳。太夫人以權年少。委紘與張昭其輔

之紘思惟補察知無不爲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于權權與語悅之引肅合榻對飲問計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張昭毀肅年少龕疏權益貴重之

張魯據漢中

後漢郡治南鄭注見前

張魯以劉璋闇懦不復承順璋怒殺其母及弟魯遂據

漢中

魯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眾犯法者二原然

後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便之

後復襲取巴郡

後漢郡治江州注見前朝

廷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爲鎮民中郎將領漢寧

章懷注建安二

年置太守通貢獻而已魯雄據巴漢垂三十年

辛巳六年春三月丁卯朔日食

秋九月曹操擊劉備于汝南備奔荊州

先是袁紹遣劉備略汝南汝南黃巾劉辟叛操附郡縣紹紹遣備將兵助辟

多應之曹操遣曹仁字子孝操從弟擊備備走還紹軍陰欲離

紹乃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與龔都

等合操遣其將蔡陽擊之為備所殺事在五年至是操自將

擊備備奔劉表劉表等皆散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

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已而表遣備北侵與曹操將夏侯惇于禁等相拒于博望久之備設

伏兵旦自燒屯偽遁惇與禁等追之為伏兵所破備

在荊州數年嘗于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吾嘗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能建是以悲耳

壬午七年春正月曹操復進軍官渡夏五月袁紹卒幼子尚襲行州事長子譚出屯黎陽操攻敗之

袁紹慙憤發病嘔血卒初紹有三子譚字顯思熙字顯雍尚

字顯甫紹後妻劉氏愛尚紹欲以為後乃以譚繼兄後出

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其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于是使熙為幽州刺史甥高幹為并州刺史逢紀審

配素為譚所疾辛評陽翟人郭圖字公則潁川人皆附于譚而

與配紀有隙及紹卒眾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

評等為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為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

騎將軍屯黎陽尚少與之兵而使紀隨之譚求益兵配

等不與譚怒殺紀曹操攻譚尚自將助之與操相拒譚

等不與譚怒殺紀曹操攻譚尚自將助之與操相拒譚

瑜不獨持論傷夷規略實
中事理使瑜不死東吳必
無稱臣質子之事孫權其
亦中材耳

尙數敗。尙遣其將郭援、高幹共攻河東。發使與馬騰等連兵。援所經城邑皆下。河東郡吏賈逵守絳。援攻之急。父老約援不害逵。乃降。援許之。既而使逵爲將。逵不屈。援怒。將斬之。或伏其上以救之。吏民皆乘城呼曰：「負約殺我賢君。」寧俱死耳。」援乃囚逵。壺關有祝公道者。夜盜出之。援軍至平陽。鍾繇遣使說馬騰爲言利害。騰乃遣其子超將兵與繇會。援將渡汾爲營。濟未半。繇擊大破之。援。繇之甥也。校尉龐德斬之。繇見其頭而哭。德謝繇。繇曰：「援雖我甥。國之賊也。何謝之有？」絳。漢縣。後漢曰：絳邑。卽春秋晉新田。注見前。賈逵字梁道。襄陵人。馬超字孟起。龐德字令明。南安狁道人。狁音桓。

曹操責孫權任子。權不受命。

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太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荆揚。至于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

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煮海境內富饒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見制于人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爲暴亂彼自亾之不暇焉能害人吳太夫人謂權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癸未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譚尙敗走夏四月操追至鄴還譚攻尙不克

曹操攻黎陽譚尙敗走還鄴操追至鄴諸將欲遂攻之

急則相保。緩則相爭。郭嘉之論。與下莊事同。然譚尚之相殘。乃踵武紹術之操。戔天道好還。信哉。

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侔。各有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留賈信守黎陽而還。譚謂尚曰。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許。譚大怒。攻尚。譚敗。引兵還南皮。譚別駕王修。自青州來救譚。譚欲更還。攻尚。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人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譚不從。南皮注見前。王修字叔治。北海營陵人。

秋八月。曹操擊劉表。尚圍譚于平原。冬十月。操還救卻之。

曹操擊劉表軍于西平。

漢縣。歷代因之。今屬河南汝寧府。

袁尚攻袁譚。

大破之。譚奔平原。尚圍之急。譚遣辛毗。

字佐治。評之弟。

詣操請。

其言多矣

其言多矣

救劉表以書諫譚勸其捐忿思義又與尚書曰青州天

定之後乃議其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則是

韓盧東郭自困于前而遺田父之獲也譚尚皆不從

韓盧良犬東郭魏狡兔戰國策韓盧逐東郭魏騰山北

者五環山者三犬兔俱疲各死其處田父見而獲之毗

至西平諸將皆疑荀攸勸操許之宜先平之荀攸曰大

下方有事而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袁

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

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構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

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操從

之後數日操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尚自敝辛毗復說操

操謂毗曰譚必可信尚必可克不毗曰明公無問信與

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兄弟讎鬪連年戰伐今往攻

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此乃天亡

尚之時也天以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失用兵

之本矣乃許譚平十月操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

操曰善乃許譚平十月操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

操曰善乃許譚平十月操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

操曰善乃許譚平十月操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

操曰善乃許譚平十月操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

操曰善乃許譚平十月操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

操曰善乃許譚平十月操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

操曰善乃許譚平十月操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

甲申九年春二月袁尙復攻譚夏四月曹操攻鄴秋七月尙

還戰敗走幽州操遂入鄴自領冀州牧

正月曹操濟河過淇水出河南懷慶府林縣西山流逕衛輝府淇縣東南入衛入

白溝今淇水入衛自濬縣以下謂之白溝水經注淇水逕宿胥故瀆東流爲白溝是也王幼學馮智舒以

爲宋遼分界之白溝考此河在今直隸新城雄縣去淇水甚遠無由得入其說非是以通糧道二

月尙復攻譚審配諫不聽乃留配守鄴四月操至鄴爲

土山地道以攻之又攻絕其糧道五月鑿塹圍城周圍

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

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水經注漳水過鄴縣西以灌之城中心餓

死者過半七月尙還救鄴先使李孚入城孚研問事杖繫馬邊自著平尙幘投暮詐

稱都督歷北圍而東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圍責怒守者收縛之遂開其圍馳到城下

李孚出入嚴圍固自狹纒
操付之一笑所謂四計用
計也以此爲操軍紀之疏
其見淺矣